

网事传真

网络主播“轻松月入数万”跌下神坛

在很多人眼中,网络主播是时下站在风口上的一群人,他们收入高,赚钱快。但据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与共青团北京市委调研显示,约半数网络主播月入不足千元,33.1%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,14.6%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至1000元,而月收入在5000元至1万元和1万元以上的,均不到一成。

现实一: 超高收入者只是一小撮

有技术公司通过对某直播平台某一时间段内收入前500名主播的调查、结合其每个月的流水发现,月入30001元至100000元以上的S级(高级别有咖位)主播,只占2%;月入1500元至3000元的,占比高达44%,月入3001元至9999元的则占比41%。

这不奇怪:现实中,在很多行业,都存在“涝的涝死旱的旱死”的分化景象,而网络主播收入又严重依赖注意力资源变现。他们的几大收入板块——劳务工资、礼物、商务推广费等,都受制于个人人气,都要靠吸引眼球。而注意力资源分配的结构不均衡是无法克服的,不可能让所有网络主播都变成集万千眼球于一身的网红。

对许多直播平台来说,流量与用户停留时间最关键,这也是粉丝粘性和打赏礼物的关联因素。而这是人气网红主播能带来的,至于为数更多的用于做引流推广的普通直播,其用户和流量收益可能还抵不上带宽成本等。所以平台分

成眼下也越来越向少数人气网红主播倾斜。这也加剧了网红主播跟普通主播的收入分化,令该行业显现出严重的马太效应。

现实二: 是市场调节下的价格回调

前不久国内第三方机构发布调查数据显示,截至2016年9月,国内女主播群体至少已达百万人级别,而男性主播约为20万至30万。有人说,直播市场N年后又是个千亿级市场,可其挖潜速度如今未必有网络主播增加的速度快,蛋糕难免被越摊越薄。

高收入职业有个重要素质,就是可替代性较低,因为在当今社会,劳动市场中的高收入,更多的是对技能、才识等买单。而网络主播几乎没有行业门槛,一台电脑、一部手机就可开播,足不出户在镜头前聊聊天、唱唱歌或嘟嘴卖萌就能当主播,其可替代性其实挺强的。

可以预见,除了少数网红主播,网络主播今后很难成为高收入人群。在以

往,有些网络主播想搭宅男驱动下的“暧昧经济学”便车,用打情色擦边球来对接其外溢的性需求,因此有人说“荷尔蒙经济”是直播经济的重要板块。但随着监管射程的瞄准,这部分市场渐被切割。再加上刷量泡沫的屡被戳破,用户打赏赏鲜期也在过去,主播们的收入削减,也再正常不过。

现实三: 网络主播仅是一种就业方式

直播行业夸大主播收入,或许也是想借此制造直播领域虚假繁荣的表现,进而捕获资本青睐。可退潮了,“裸泳”的姿势终究会暴露。

不过就网络主播职业而言,纵然绝大多数网络主播没有高收入,也无需将其污名化,更不妨碍它成为一种成本较低、负外部性较小的就业方式和收入补充途径。

去年7月,QQ浏览器曾发布95



后毕业生就业报告,显示在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方面,超过54%的人渴望当主播、当网红。这些95后可能也陷入了“网络主播月入斗金”的观念误区,但网络主播的价值理应被肯定。

它就跟开网店一样,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“灵活就业、新就业形态”之列。对于有些缺乏专业技能与就业机会者,能选择做主播谋生,而不是只等救济或啃老,应被支持。我们不能因附着在“主播”“网红”等词语上的曲解,就否定他们的就业择业方式,乃至职业梦想。 余宗明

网事争锋



琼瑶式“美好告别” 离我们有多远?

79岁高龄的知名作家琼瑶,日前公开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,透露她在看到一篇名为《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》的文章之后,有感而发身后事,希望在弥留之际不会因为后辈的不舍,为了勉强留住躯壳而饱受折磨,借此叮嘱儿子和儿媳别被生死的迷思所困惑。

大家怎么看这封信? 把忌讳谈及的“死”拿到了桌面上

◎ 影视独舌:琼瑶这一生,在小说和影视中浓情善感,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备受呵护,她不愿在缠绵病榻不能表达意志时感受浑身插满管子的痛苦,所以一定要在健康时把这事说清楚。

◎ 爰傲:琼瑶奶奶做了一件好事,她把中国人最最忌讳谈及的“死”拿到桌面上来谈了。死亡教育的普及,生前“预嘱”的落实,舒缓医疗的推广,不管持什么态度,争论总比回避要好。当所有人都“准备好”,舒缓的死亡会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常态。

◎ 沈嘉柯:有些观念的打破,真的只有靠名人带头。有了琼瑶公开示范,更多名人跟上,等到大多数人老了的时候,就足够形成风气了。感谢琼瑶,年轻的时候贡献了爱情剧,年老了贡献了生死观。

◎ 张丰:在大陆,人们称她“琼瑶阿姨”,主要不是因为年龄,而是她的作品风格,以悲情为主,赚了多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。但从维权到今天的公开信,说明琼瑶在老年时获得了一种力量和锐度。如果把她的行动也看成是作品的话,老年琼瑶反而超越了“阿姨”阶段,充满青春和活力。

引发怎样的生死思考? 死亡本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

◎ 樊明胜:死亡实际上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所谓的尊严死,就是作为人应该对死亡有选择的权利。医学是用来延长有质量的生命,而不是说延长一个躺在那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,生活得一点乐趣没有的躯壳,甚至有的人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了,这样的生命是不值得挽救的。

◎ 曾于里:接受死亡也并不是说轻视活着,只是为了让生与死之间的边界不那么巨大而永恒,让亲人离去的痛苦不是“天人永隔”“生离死别”这些成语所形容的那样永不可能消弭,而是像蔡康永说的,“人生是一场大party,你们要享受这个party,不要为我悲伤,我只是先走了而已”。假使我们有幸红尘作伴,如果有一个要先走的时候,也请潇潇洒洒。

◎ 贾茹:琼瑶的信让很多人

发现,新时代的父母生死观已经大变样了,不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了。这种看淡生死的强大,好像也恰好呼应了她在自己作品中表现的价值观:和爱情相比,生死并不算什么。

◎ 吴云青:假如将来出现了不知是否该放弃的两难时刻,当病人无法表达真实想法,继续抢救无异于浪费医疗资源,这一“预嘱”就是帮助后人下决定的一盏明灯,替后人省下许多麻烦,也挡下许多非议。所以,这样的“预嘱”对在世亲人非但不“狠心”,反倒是一种关怀。

所谓向死而生,认真考虑身后事,正有助于更好地活着——“预嘱”带来两个问题:如何过好余生?给后人留什么?都能引发人们对生活、对责任的积极思考。

任宝华

一事一议

“互联网+治酒驾”侵权吗?

事件:滴滴出行依托出行数据为深圳交警开发出代驾热力图实时查看工具,交警可以根据代驾订单密度、订单流动规律,有针对性地分配警力,在酒驾高发的区域、路段设点排查,开展酒驾前期干预、精准执法。

评析:警察调查公民的个人信息,也得有权限的限制。交警根据“代驾热力图”实时掌握公民代驾的位置信息,是不是意味着执法机关对公民的一种“监控”。饮酒后寻找代驾,是不敢违法的一种表现,但因为“不敢违法”,却成为“寻找违法现象”的数据参照,笔者觉得也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。

“广场舞+直播”尴尬吗?

事件:郑州人民公园莲花池广场内的广场舞被冠以“尬舞”的名称目前在网络爆红,各种视频直播也层出不穷。这种升级版的广场舞,有人称之为“抽筋舞”,有人说这是“打架舞”,还有的说是“触电舞”。

程振伟:广场舞已经以其顽强生命力,不断侵占公共空间,“尬舞”虽然有其精神疏导之功效,但毕竟被直播的利益输送释放了无节制欲望,利己损人不应成为公共生活的内核,关键是拉低了市容,公共空间的群魔乱舞甚至可说是伤风化。